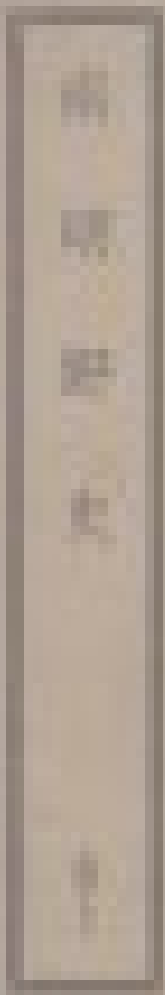


南明野史

卷上



南史

明野
卷上

原序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哉。何明自中葉以後。生民之悴。憔悴如此。其無極也。主昏於上。政出凶閹。民窮於下。翦爲流寇。鄙夫蠹國蝸民。清流矜高炫異。無非啓宗社之殷憂。釀黎元之奇禍焉耳。懷宗鑒前事之失。力翦元凶。痛懲夙謬。庶幾宵旰勤勞者矣。然無知人之哲。矜明察而愈惑。無持久之力。好更張而益亂。懲前弊矣。乃緝事廷杖。陰踵前弊而行。通下情矣。而裁驛加派。孰非矯情而出。府臣民之怨。養勳鎮之癰。內憂外患。天變人窮。政府寄寓耳。節鉞兒戲耳。國勢人情。至於爾日。真衣敗絮行荆棘也。所以難重驪山。而非緣內嬖。禍烈哀平。而不因外戚。質異昏庸。而慘於晉惠。情非晏佚。而毒於宋徽。易地參觀。彼此相笑。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一人之手。紅閣之縊。譬彼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

其畫無理之至耳。究何足以謝天下哉。當時憤激者。第謂今日無論李綱難得。卽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其說誠然。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國之主。天下萬世。其誰信之。迨清師入關。明社旣屋。彼偷安無智。苟且富貴之徒。雖託名於起義。實忘情於報雪。遂使湯火餘生。益深益熱。嗟乎。江南實奴隸之質。閩中亦輕薄之子。肇慶則撥亂無能。廣州乃自生內鯁。雖仍王號。究類何人。地卽大於曹滕。民無加於鄒莒。而庭前養寇。楊畔藏奸。欲以區區塊土。與南陽靈武比隆。豈不謬哉。羣奸盜竊。旣仗虛名。志士捐軀。亦鏤空影。豈知人心忘漢。天不祚明。早胎於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難之日。間嘗閱明紀編年。併遺閩事。閱明季遺聞。則南寧以後。缺之不止漏略。懼事實之不明。無以詔示來茲也。是用蒐訪遺編。採輯逸事。正其舛誤。芟其矯誣。彙爲五卷。以備博覽君子之要刪焉。

乾隆己未歲秋七月既望南沙三餘氏謹志

南明野史卷上

南沙三餘氏撰

安宗皇帝紀

安宗簡皇帝諱由崧

校者案清史紀事本末卷八載永曆十四年夏四月上聖安宗皇帝諡號曰安宗簡皇帝今即據

以補入

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神宗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

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熹宗時，賜予祿入，唯福王最優。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福王常洵見殺。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南樞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

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瑞惠

桂三王道遠難至，而潞王

常潞王由崧

各避賊，舟次淮安。潞王倫序

比四王爲疎，而人望所屬。福王素遭物議，于是有推立潞藩之說。

鳳督馬士英素善黃得功、劉良佐。北都初陷，高傑南奔，劉澤清亦至瓜洲。士英並與之通殷勤。及議推戴，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以恫喝南都諸大臣。遣其私人來言于可法曰：立君當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福邸諸不道事。意蓋在路藩也。士英得書，忽奉福王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其實答士英書，可法雖列名，而爲首則詹事姜曰廣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會議朝堂。署禮兵二部侍郎呂大器獨後至。議不決。而吏科給事李沾、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力持之。議始定，遂以福王告廟。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是日有兩黃星夾日而趨，蓋太白與辰星也。

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頒大號敬天禮祖諸事，允之。

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卽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蓋彰賢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衆議以爲然。于是以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卽位。改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當是時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爲大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馬士英及南禮王鐸爲大學士。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五相登庸、而苑枯有別矣。

初、士英督師淮左、四鎮皆其心腹。旣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可法乃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陞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維經應天府丞、進韓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尙書協理戎政、周堪廢戶部尙書、顧錫疇禮部尙書、黃道周、何楷、

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禎、侯峒曾、鄭瑄、許譽卿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鰲獻、裘愷、馬兆羲、楊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陞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達、黃蜚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

初，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徐泗、鳳壽、滁和爲四鎮。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爲、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

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晉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俱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并晉侯爵。

傑字英吾、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鷁。舊與闖賊同夥。闖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氏通、挈之來降。陝督洪陳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傑破賊于曾頭塚。傳庭因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又一年而郟縣潰、潼關不守。傑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四十萬衆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奪魄。時分鎮詔未行、而軍候報高兵先驅至江浦。潁守將張上儀巨礮遮擊之、始却。職方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元吉諭以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其將曰、吾規虜欲寄家。元吉曰、公等進取淮

北而并孥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轂地。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國家意也。諸將皆佯應曰。諾。顧獨屬意揚州。

傑以徐州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其地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環寶累萬萬。傑乃放手剽掠。屠膾日以百數。揚人嬰城不納。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騾集衆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所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俱死。傑聞元勳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且陳所以定居揚州。非有他意。書與揚人約結而後入。鄭自詡得高要領。氣甚揚。爲言于當事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札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苟如是。卽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揚人聞之。叫呼而起。曰。元勳與高反。賣城以市德。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碎其首。鬱割之殆盡。高恨。攻益力。

初四鎮分藩、可法獨留揚州、爲督輔回翔之地。且與四鎮交疎。至是以三千騎渡江誓師。高傑以揚人暴骨載道、慮閣部以爲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及閣部至、傑庭謁。閣部平易樸誠、人人慰勞。傑大喜。頃之、傑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可法弗許。傑乃困可法于軍中、以要之。悉分可法左右以隸麾下、寄可法于善慶庵。日以親信者仗刀侍其側。可法談笑不爲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爲道者得脫。黃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復按部淮安。傑亦服其開款布誠、竟移駐瓜州。恭謹受命、泣陳王事、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常、一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

劉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亦至互訐。而黃得功初駐儀真、及調廬州、心薄之、將與傑爭揚。二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登萊總兵黃蜚之南調也、道出維揚、懼爲傑所脅。蜚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迎。得

功乃引輕兵三百騎會三叉河。傑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出半道，別遣千人走襲儀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傑精騎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紩裝，出不意，亟擐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值千金，俄中矢踣。乃騰而上他馬以去。傑之遣兵也，曰：若掠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追且及。注槩未下，黃大呼反鬪。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乃及于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沒。傑所遣襲儀真者，夜至。守將丘鉞、馬岱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于城外基置炬火爲疑兵。高兵望見不敢進。又疾趨半夜，力竭矣。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得功還，聞之，益怒。引良佐爲之助，誓必與傑一決。傑曰：曩千人多維揚猾少，吾故驅之。假令吾之士卒，詎至于敗？黃不足擒也。萬元吉側身講解，令故將張文昌、李棲鳳以其衆請于閣部曰：兵交綏，吾屬置橫陣以止鬪。卽閣部亦不得

已于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可法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變。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而觸盛怒。是歸其曲于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尚以亡失三百騎爲恨。閣部命監紀應廷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我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閣部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傑出千金爲黃母贖。二恨之講暫以成。睦猶未也。

當是時。興平最強。閣部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傑亦折節稱弟子。常與閣部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傑謂僧曰。他日弟子得免于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心并志。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傑不覺歛容服。傑之妻邢夫人。饒

權智。傑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閣部出至誠，厚爲調護，勸傑傾心。閣部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因命王相業監其軍，并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傑曰：「傑旣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聞之，復震動，守土以未除館爲辭。閣部遽遷于東偏，虛己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

吏部張愼言疏薦舊輔吳姓、冢宰鄭三俊，詔赦姓罪。陛見三俊，候另議。二十二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及九卿科道于廷，大罵愼言，謂雪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所薦吳姓有悖成憲。又言愼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愼言立班不語。御史王孫蕃訐孔昭曰：「先帝裁文操。」

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殿上。高弘圖言、冢臣自有本末、何遽殿爭。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啓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于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卽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卽謂之姦。臣等皆贅員矣。慎言薦姓、勲臣知爲不可、臣不能知、票擬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留。由是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而討賊之事、置之蔑聞。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史可法、馬士英各疏奏吳三桂殺賊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襲。遣海運